

《我的鴿子籠故事》中認同情結之探討*

鄔定嘉**

摘要

巴別爾可謂是俄國文壇第一位深度書寫猶太主題的作家。

從踏入文壇起，巴別爾就開始思考猶太主題，並在自己的猶太論述中，表現與十九世紀俄國作家迥異的視角。他觸及猶太人的生活風俗、信仰、民族世界觀等，同時藉文學人物身份立場的搖擺與追尋，思考俄羅斯境內猶太人的命運。

巴別爾短篇小說集《我的鴿子籠故事》亦稱「童年故事集」，以「我」的觀點講述十歲至二十三歲的生活故事。敘事者一方面想逃離令他窒息的猶太家庭氛圍，逃離自己的身份，並在革命後成為蘇維埃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在世界文學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並以創作為使命。

誠如拉岡所言，自我的概念由他者的目光形塑。觀看行為因此成為身份／認同議題重要的切入點。作為俄國社會、文化中的「他者」，敘事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又如何為自己找到定位，是筆者探討的重點。本文以敘事學的「視角」與「聚焦」分析為研究途徑，從敘事者視野中的大時代、地方感受與文化認同等層面，分析《我的鴿子籠故事》之主體意識，並探討敘事者的認同問題。

關鍵詞：巴別爾、《我的鴿子籠故事》、他者、認同、兒童視角

* 本文 2013 年 11 月 18 日到稿，2013 年 12 月 15 日審查通過。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Discussing the Identity Complex in *The Story of My Dovecot**

Ting-chia Yen**

Abstract

Isaac Babel, born in Odessa, was arguably the first writer who deeply focused on the Jewish themes in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y days of his literary career, I. Babel reflected Jewish themes, and presented entirely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the 19th century Russian writers in his Jewish discourse. He mentioned the Jewish custom, faith, and ethnic worldview in his literary works. Babel deliberated about the fate of the Jews in Russia by his literary figures' hesitation and pursuance of identity.

Babel's *Story of My Dovecot*, was known as the "childhood stories" in which there were the first-person narrative stories between narrator's age from ten to twenty-three. On the one hand, the narrator tried to escape from the suffocated Jewish atmosphere, get away from the identity, and become "one of us" after the Soviet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found the place to settle down in world literature, and took literary creation as his mission.

For Lacan, the formation of the ego is a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with an external image/other. The gaze becomes the focal point of identity / identity issue. In this article, author focuses on how did the narrator regard his identity and find the position for himself as the "other" in Russian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the paper are "perspective" and "focus" analysis of narratology. From the narrator's sight of the great era, local recep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autho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The Story of My Dovecot*, and discuss the narrator's identity issue.

Keywords: I. Babel, *The Story of My Dovecot*, the Other, identity, child's point of view

* Received: November 18, 2013; Accepted: December 15, 2013.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一、前言

自西元十世紀起，即有猶太人定居於俄國南方，隨著十八世紀俄羅斯三次瓜分波蘭（1772, 1793, 1795），因國土重新劃分，原居於波蘭及立陶宛土地上的猶太人成為俄國人，並形成獨特的「俄國猶太人」（российское еврейство）族群。¹主要居住地為聖彼得堡、維爾納（Вилна）²、基輔，奧德薩（Одесса）³則於十九世紀末後來居上，因為遠離政治中心，成為俄羅斯帝國猶太人之重要聚集地。

奧德薩不僅在俄國歷史與文化中扮演特殊角色，文學上更是人才輩出，巴別爾（Исаак Бабель, 1894-1940）、歐列沙（Юрий Олеша, 1899-1960）、卡塔耶夫（Валентин Катаев, 1902-1937）、伊里夫（Илья Ильф, 1897-1937）、彼得羅夫（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 1903-1942）、帕烏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устовский, 1892-1968）、巴格里茨基（Эдуард Багрицкий, 1895-1934）等二十世紀知名作家與詩人，雖然分別為猶太人、俄羅斯人與波蘭人，但皆出身奧德薩，形成俄國文學中的「奧德薩學派」（Odessa School）⁴，其中又以巴別爾最受注目⁵。

巴別爾於 1894 年出生在奧德薩一個猶太裔家庭，父母非常重視他的教育，除了俄語、法語，還堅持讓他學習意第緒語，並聘家庭教師教授《舊約聖經》及猶太教經典《塔

¹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М.: «Михаил Шциголь», 1997. – С. 194.

² 即今日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Вильнюс）。

³ 奧德薩位在黑海旁，現為烏克蘭所有。歷史上它曾為韃靼人聚居之地，受過希臘殖民，十五世紀成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領土，當時稱為霍及貝（Ходжибей）或阿及貝（Аджибей）。1764 年此處建立葉尼-杜尼亞（Ени-Дунья）堡壘，第二次俄土戰爭（1789-1792）期間為俄國攻克，1794 年凱薩琳二世下令以霍及貝為基礎，建立港口城市奧德薩，成為俄羅斯帝國的領土之一。複雜的行政歸屬，使奧德薩成為民族融爐：希臘人、土耳其人、法國人、德國人、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及猶太人，其中俄羅斯人為當地主要居民，而猶太人 1858 年僅佔總人口數的 14%，到了 1897 年，猶太人口的比例增至 35%，二十世紀初革命時期更高達 50%，首度超越俄羅斯人，成為奧德薩主要居民。參見 Stanton, R. “Identity Crisis: The Literary Cult and Culture of Odess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ymposium: A Quarterly Journal in Modern Literatures*, 57.3, (2003): 119.

⁴ 形式主義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В. Шкловский）在 1933 年的文章〈西南〉（Юго-Запад）亦稱奧德薩學派為「西南學派」（юго-западная школа），該學派的創作強項為獨特的情節發展，而且影響俄國文學甚鉅。參見 Шкловский В. *Гамбургский счет: Стать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эссе*. –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 С. 475.

⁵ Stanton, R. “Identity Crisis: The Literary Cult and Culture of Odess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pp. 117-118; Katz, Michael R. “Odessa’s Jews: The End of Assimilation.” *Southwest Review*, 87. 2/3, (2002): 272.

木德》(Талмуд)。⁶雖然巴別爾受的是商貿教育⁷，但他喜愛寫作，奉法國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為偶像，並試圖以法語創作。1913年巴別爾的俄文處女作〈老施洛梅〉(Старый Шлойме)問世，兩年後在高爾基的《編年雜誌》(«Летопись»)中刊登的兩篇小說〈艾里亞·伊薩科維奇與瑪格麗特·普羅科菲夫娜〉(Эля Исакович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和〈媽媽、莉瑪與阿菈〉(Мама, Римма и Алла)，確立其簡潔有力的文風。而後的《紅色騎兵軍》(Конармия)與《奧德薩故事集》(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分別以俄波戰爭及奧德薩民情為背景，獨特的視角與修辭手法，奠定了巴別爾的文學名聲。

美國學者卡爾林斯基(S. Karlinsky)將俄國文學分為主要、次要兩個傳統：主要傳統崇尚人道主義，著重說教，並試圖在作品中解決社會、道德或宗教問題，意識形態相對濃厚；次要傳統(lesser tradition)關心真實世界內的個人，以及其所發生的事件，注重對生活的觀察、記錄、預言，以藝術手法描繪現實。普希金、契訶夫與納博科夫屬於俄國文學當中的次要傳統。⁸卡登(P. Carden)延續卡爾林斯基的說法，將巴別爾納入俄國文學的次要傳統中，而重視藝術技巧及形式、不以作者為中心、強調精練的美學等，為其重要的創作特徵。⁹

筆者認為，巴別爾集結猶太人與蘇聯作家的身份，以有別與俄國本土作家的獨特視角在文壇嶄露頭角，成為俄國猶太文學的代表人物。他以自身的生活經歷為創作來源，筆下的人物通常是猶太人，因此，其作品中呈現的猶太議題最受研究者重視。《奧德薩故事集》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分析主角貝尼亞·克利克(Беня Крик)的形象、作品中呈現奧德薩犯罪團體的眾生相和風土民情，以及猶太民族歌曲等議題之探討。¹⁰而《紅色騎兵軍》之研究

⁶ Бабель И.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 Бабел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Т. 1. – М.: ТЕРРА, 1996. – С. 5.

⁷ 巴別爾畢業於奧德薩商業學校。1917年2月革命前，俄國政府對猶太人多所限制，除了在許多城市設有「猶太居住區」(черта оседлости)，並實施教育配額制，圍限孩童受教權，猶太兒童無權在普通中學就讀，只能在少數商業學校接受教育。

⁸ Karlinsky, Simon. "Nabokov and Chekhov: the lesser Russian Tradition." *TriQuarterly*, No. 17. (Winter, 1970): 7-16.

⁹ 參見 Carden, Patricia. "Chekhov, Babel and the Lesser Tradi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 3, No. 2 (Autumn, 1973): 76.

¹⁰ 詳參 Briker, Boris. "The Underground of Benia Krik and I. Babel's *Odessa Stor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36:1/2 (1994: Mar. / June): 115-134; Белая Г. Трагедия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 Бабель И.Э. Собрание

則聚焦於認同問題與猶太人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¹¹

綜觀與巴別爾相關的研究文獻，不難發現研究者多著重於分析他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說集《紅色騎兵軍》。童年故事集《我的鴿子籠故事》(*История моей голубятни*)則相對較少受到注意。若就作品完成時間看來，第一篇小說為〈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Детство. У бабушки*, 1915)，接著依序是〈初戀〉(*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 1925)、〈我的鴿子籠故事〉(*История моей голубятни*, 1925)、〈我的第一份稿酬〉(*Мой первый гонорар*, 1922-1928)、〈在地下室〉(*В подвале*, 1931)、〈覺醒〉(*Пробуждение*, 1931)、〈道路〉(*Дорога*, 1932)、〈莫泊桑〉(*Гюи де Мопассант*, 1932)、〈迪·格拉索〉(*Ди Грассо*, 1937)。但小說集的編排並非按照寫作時間，而是依照故事發生時間，亦即主角／敘事者從十歲到二十三歲的生活故事。

《我的鴿子籠故事》成書時間雖晚於《紅色騎兵軍》和《奧德薩故事集》，卻與它們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繫——皆以猶太人為故事主要敘事者，由他的視角觀看所屬族群，以及他對自身身份的態度。以下將以敘事學的「視角」與「聚焦」分析為研究途徑，從敘事者視野中的大時代、地方感受與文化認同等層面，分析《我的鴿子籠故事》之主體意識，並探討敘事者的認同問題。

сочинений: В 2 т. Т. 1: Рассказы; Конармия: Цикло новелл;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Альд,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 С. 24-26.

¹¹ 如中國學者謝春豔在〈《騎兵軍》與巴別爾的雙重文化情結〉一文中，探討敘事者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在猶太與哥薩克的雙重情結中搖擺不定。美國學者薩弗蘭(Gabriella Safran)從作家傳記與文學史、政治歷史語境、民間文學與語言學四個層面探討巴別爾早期短篇小說〈伊利亞·伊薩科維奇與瑪格麗特·普羅科菲夫娜〉，認為作家成功創造了新猶太人形象。雷德曼(Н.Л. Лейдерман)對比《紅色騎兵軍》的敘事者柳托夫和〈拉比〉(*Рабби*)、〈拉比之子〉(*Сын рабби*)主角布拉茨拉夫斯基(Илья Брацлавский)，兩人皆來自猶太世界，都是「追尋真理者」(правдоискатель)，面對革命的態度卻迥然不同：柳托夫既想得到群體的認同，面對血流成河的革命，卻又無法給予絕對正面的評價；而布拉茨拉夫斯基試圖結合《托拉》(Тора)中先賢的教誨與黨代表大會中提供的新觀念，讓它們成為自己的真理，並將此真理推廣至全世界。詳參謝春豔，〈《騎兵軍》與巴別爾的雙重文化情結〉，《俄羅斯文藝》，2009年，第一期，頁61-65；Safran, Gabriella. "Isaak Babel's El'ia Isaakovich as a New Jewish Type." *Slavic Review*, Vol. 61, No. 2 (Summer, 2002): 253-272;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В вывихнутом мире (О «Конармии» и «Одесских рассказах» И. Бабея //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С веком направн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М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05. – С. 70-74.

二、「我是誰？」——巴別爾內在視角觀照下的身份認同

巴別爾是俄國文壇第一位深度書寫猶太主題的作家。

從踏入文壇起，巴別爾就開始思考猶太主題，並在自己的猶太論述中，表現與十九世紀俄國作家迥異的視角。¹²在處女作〈老施洛梅〉（*Старый Шлойме*, 1913）中，巴別爾以八十六歲的老施洛梅為主角，他幾近耳聾，只求溫飽，對日常生活早已視若無睹，直到某日兒子在他耳畔喊叫「爸爸，我們要被趕走了」，他才開始注意周遭親人陷入焦慮；有一回兒子媳婦談話時，忘了父親尚在人世，「大聲地說出某一個字」，讓老施洛梅搖搖晃晃地緩緩走向兒子，「抓住他的手，撫摸並親吻它，發炎的紅眼睛凝視著他，數度搖頭，眼淚從多年來沒掉過一滴淚水的眸子中傾瀉而下」。由於無法接受兒子想要「離開自己民族，信仰新的上帝」¹³，老施洛梅當晚就在自家門口上吊自殺。

當兒子在國族認同之間搖擺時，平日並無特別堅定宗教信仰的老施洛梅卻以自縊的激烈手段，對想投靠新上帝的兒子做出無言的抗議。巴別爾此後的作品幾乎都觸及猶太人的生活風俗、信仰、民族世界觀等，同時藉文學人物對身份的追尋／逃離與確認／否定，思考俄羅斯境內猶太人的命運。

1920 年俄波戰爭爆發時，巴別爾自願從軍，擔任《紅色騎兵報》（*Красный каварелист*）的戰地記者。戰爭結束後，他以軍旅生活所寫的《1920 騎兵日記》做為素材，完成短篇小說集《紅色騎兵軍》，「結合日常『新聞』和現代主義的表現性及離心詩

¹² 學者艾德爾施坦（М. Эдельштейн）認為，俄國知識份子從 1860 年代起才開始正視猶太問題，此前的猶太人形象，多為民間流傳的刻板印象，著重外在描寫，帶有大俄羅斯民族對猶太人的嘲諷口吻。由於猶太人不承認基督教世界奉耶穌為真神，又因教義中許多神秘元素被視為異端、黑巫師或嗜血之人，因此俄羅斯人對其避之惟恐不及，而其因顛沛流離，被迫學習不同語言，所以經常被認為是間諜。這樣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在俄國文學中形成「恐猶論述」，對很多知識份子而言，猶太人體現資本主義與布爾喬亞精神，例如涅克拉索夫（Н.А.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8）在詩歌中就描繪猶太暴發戶的形象，言詞間充滿反猶情緒，而薩替科夫—謝德林（М.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889）則創造極度負面的猶太剝削者形象。另一方面，自認為民主人士的知識份子同樣利用作品表達對猶太人的同情。根據艾德爾施坦的分析，民主作家和反猶作家運用同樣的創作方法與形象，把猶太人寫成充滿大蒜氣息的民族，其語言宛如「鳥語」，兩派的差別只在於前者稱之為猶太人（еврей），後者則稱其猶太佬。

¹³ Бабель И. Одесса // Бабель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 т. Т. 1. Рассказы; Конармия: Цикл новелл;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Альд,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 С. 38-39.

學」¹⁴，創造新的短篇小說類型。¹⁵在這幅「戰爭浮世繪」中，除了槍林彈雨的血腥場面，馬匹雜沓嘶鳴、傷員呻吟、吼叫聲外，還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波蘭人各民族，以及農民、婦女、老人、哥薩克人等不同社會階層的眾生相。作家借主要敘事者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之眼，觀察戰場上的人性，以自然主義（натурализм）筆法，描寫革命與內戰時期人們面臨的生命抉擇。¹⁶

在《紅色騎兵軍》中，敘事者的身份與認同模式值得關注。他敘述軍隊移動時所見的猶太人，¹⁷並將視角聚焦在猶太人信仰的猶太教上，描繪哥薩克人與波蘭人對猶太人的迫害：每年最重要的逾越節才拿出來使用的瓷器，是猶太人視為珍寶的器皿，卻被軍隊打碎散落一地，看在柳托夫眼裡，可謂對猶太教的褻瀆。於此同時，爲了得到哥薩克人的認同，這名書生不惜軍刀一揮，砍死漫步在院落的鵝，原本態度輕蔑的同袍才刮目相看，並邀他共進晚餐，讓他成功打入渴望進入的社群（〈我的第一隻鵝〉）。

在描寫貧苦、飽受凌虐的猶太人的同時，《紅色騎兵軍》的敘事者也頌揚哥薩克人的暴力美學，強烈突顯他對身份認同的雙重態度。由於巴別爾將自己在《紅色騎兵報》中的筆名賦予小說敘事者，虛構的小說人物柳托夫的感受，是否因此代表真實作家巴別爾？

作家的同時代人司捷潘諾夫（Н. Степанов）稱柳托夫爲巴別爾在作品中所戴的「面具」，並認爲「作者的面具」（авторская маска）不等同於作者，卻反映他的精神，是作者存在於敘事中的一種表述方法。¹⁸馬爾基什（Ш. Маркиш）則認爲《紅色騎兵軍》美學上的創新之處，在於運用內、外兩種視角觀看猶太人，但巴別爾絕不等於柳托夫，而且革命爲作家帶來的是第二種身份認同：強烈意識到自己是蘇聯作家，所以柳托夫代表的不過是

¹⁴ Сухих И. О звездах, крови, людях и лошадях. 1923-1925. «Конармия». Бабель // Сухих И. Книги XX века: русский канон: Эссе.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 – С. 206.

¹⁵ 韓國研究者 Ли Су Ен 從「文集」（цикл）角度分析《紅色騎兵軍》；筆者於 2002 年發表的〈寫實與虛構之間——巴別爾的《騎兵軍團》〉中則探討巴別爾如何以「華麗散文」（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 проза）建構戰爭時期俄國境內各民族之心靈風貌。詳見 Ли Су Ен.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Конармия»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Поэтика цикла. – СПб.: Мирь, 2005; 鄒定嘉，〈寫實與虛構之間——巴別爾的《騎兵軍團》〉，《俄語學報》，第五期，2002 年，頁 235-254。

¹⁶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С. 204.

¹⁷ 詳見〈泗渡茲勃魯契河〉（Переход через Збруч）、〈基大利〉（Гедали）、〈拉比〉等篇章。

¹⁸ Белая Г. Трагедия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 Бабель И. Э. Соч. в 2-х томах. Т. 1. Рассказы 1913 – 1924гг.;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Письма. – С. 21.

作家的第一種身份：猶太人。¹⁹甘德列夫斯基（С. Гандлевский）則強調柳托夫是巴別爾的分身，完全反映作家的身份與意識形態。²⁰

巴別爾常將生命經驗置入文學創作，在作中提及意第緒語、《塔木德》或傳統猶太節慶、飲食。歷史洪流中的人及其內在意識，亦為他書寫的對象。如果他在《奧德薩故事集》重現故鄉風土民情，在《紅色騎兵軍》反映戰爭經歷，那麼童年生活及身份認同議題，則表現在《我的鴿子籠故事》當中。這部自傳色彩濃厚的小說集描述敘事者父母為求兒子出人頭地，經常為他設立各種目標，導致他心中渴望逃離嚴厲管教，來到自由的外在世界。當中許多篇章，反映了作家童年所受教育，以及他對外在世界的看法，可謂理解巴別爾敘事美學及認同意識的重要依據。

三、歷史洪流中的自我觀照——《我的鴿子籠故事》中的雙重認同情結

認同／身份（identity）必須透過與「他者」關係的確立，方能達成建構。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認為人的認同／身份形成於潛意識過程，破除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名言「我思故我在」背後隱含的「整一認同」之主體觀念。拉岡（J. Lacan, 1901-1981）繼承弗洛伊德的論點，認為認同／身份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透過潛意識建構。

拉岡提出「鏡像理論」（mirror theory），主張「自我」的概念由他者的目光形塑，他並提出「想像」（imaginary）、「符號層」（symbolic）和「真實」（real）的三角結構，說明主體、自我與話語之間的關係，而「想像層的基礎是鏡像期（mirror stage）的自我形構」，自我依據鏡中浮現的「他者」（即自我的影像），並認同這位他者之後，才真正形成自我的概念。因此，認同成為想像層中最重要層面。²¹兒童在觀看的活動中開啓與外在世界的符號聯繫，從而「進入」語言、文化、性別等關係網絡。這種艱難的「進入」將伴隨矛盾感與

¹⁹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С. 16-17.

²⁰ 參見 Гандлевский С. *Гибель с музыкой (о Бабеле)* // *Знамя*. 2009. № 9. – С. 191.

²¹ 參照伊凡斯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台北：巨流，2009。頁 136。

懸而未決感，在其自我的潛意識形構中是關鍵，並將導致主體發生碎裂。²² 保加利亞裔法國學者克里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將這種主體碎裂的現象稱為「人格解體」（dépersonnalisation），並將其定義為「非我」的境界。雖然如此，主體卻認為自己的經驗是統一、整合的，這就是認同的矛盾性起源，主體因此產生內心強烈的疏離感。²³

觀看行為也是敘事學研究的重點。敘事者處在故事與讀者之間，由他決定講述什麼。但作品中的事件是誰看見的？從什麼位置被看見的？視點（point of view）、視角（perspective）、聚焦（focalization）等概念應運而生，也成為瞭解作品內容意義的重要依據。早期敘事學探討觀看行為時，通常使用視點一詞，並稱視點發出者為觀察者（observer），然而，文學人物都可能是觀看者，觀看角度牽涉自身對觀看對象的認知、態度，或者其心理狀態與意識形態；斯坦澤爾（F.K. Stanzel）、馬丁（W. Martin）等主張以「視角」取代「視點」。近代敘事學者則認為視角雖然涵蓋感知點的物質及精神層面，卻不包括正在進行敘事行動的行為者，遂以「聚焦」一詞取代視點與視角。

所謂聚焦，乃觀察者透過「視覺」與被觀看對象之間產生的聯繫。巴爾（Mieke Bal）表示，「聚焦者（focalizer）是諸成份被觀察的視點，這一視點可以寓於一個人物之中，或者置身其外。如果聚焦者與人物重合，那麼，這個人物將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優勢。讀者以這一人物的眼睛去觀察，原則上將會傾向於接受這一人物所提供的視覺。」²⁴ 因此，觀看行為不僅決定自我與他者間的關係，還能反諸自身，傳達個人的主體意識。

《我的鴿子籠故事》共收錄九篇小說，均以第一人稱敘事，從「我」的觀點講述從童年至青年時期的生活故事，在這十幾年間，敘事者由猶太少年變為蘇維埃士兵，外在身份有了明顯變化，但其內在身份是否也有變化？敘事者如何看待自己和其所屬族裔？以下將從敘事者視野中的大時代、地方感受與文化認同等層面，分析《我的鴿子籠故事》之主體意識，並探討敘事者的認同問題。

²²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頁 165-166。

²³ 詳見吳錫德，〈「非我」與「求異」——談「陌生」書寫之必要〉，《世界文學》創刊號。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26。

²⁴ 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二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173。

1. 孩童視野中大時代——〈我的鴿子籠故事〉、〈初戀〉

〈我的鴿子籠故事〉的開頭反映俄國政府為約束猶太人受教育之管道所實行的限額政策：「班上四十個男孩之中，只有兩人能夠擠入預備班」²⁵，敘事者通過入學考試後，父親為他舉辦盛大的宴會，人稱「利伯曼先生」（мосье Либерман）的老人舉杯祝賀主角在考試中「戰勝了敵人，戰勝那些圓臉的俄羅斯男孩……正如古代猶太國的大衛王戰勝哥利亞，我戰勝了哥利亞，正如我們的人民用自己的智慧戰勝了曾經包圍我們、等著喝我們鮮血的敵人。」（116）

自己（我們）／異己（敵人）決定了小說中兩個對立的人物陣營：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但這兩類人又有不同面貌。在猶太人之間，有賄賂老師的糧食商哈里頓·埃夫魯西（Харитон Эфрусси），一家都容易信任別人、性子急、做事欠考慮的敘事者家族，有教授摩西五經和古猶太語的利柏曼，有頭腦清晰的悲觀母親，以及被種族仇視主義嚇壞的敘事者。非猶太人方面，有稱猶太人為「魔鬼」的副督學皮亞特尼茨基（Пятницкий），病態的馬卡連科（Макаренко）和他歇斯底里的妻子卡秋莎（Катюша），以及好心收拾敘事者堂祖父邵伊爾（Шойл）遺體的庫茲瑪（Кузьма）。

敘事者自孩提時期就夢想養鴿子，當他的名字出現在錄取榜單，堂祖父替他做了鴿子籠，他則興高采烈地到市場買了三隻鴿子。這正好是尼古拉二世發表宣言²⁶後的隔天，敘事者所居住的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及其他猶太聚居地發生大屠殺。當他懷裡揣著鴿子準備回家時，在路上遇到身障人士馬卡連科與其妻卡秋莎。

大屠殺發生前，馬卡連科「坐輪椅在城裡各處賣捲菸，孩子們很喜歡他」（119），但在

²⁵ Бабель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СПб.: Азбука, 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 2012. – С. 111. 本文以下所有童年故事集《我的鴿子籠故事》之引言皆出自該文集，不再重複做註，僅在引文後方以括號標出頁數。作品引言皆為筆者自譯。

²⁶ 1905 年 10 月 8 日，俄國大臣會議（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主席維特（Сергей Витте）上書尼古拉二世，勸請沙皇同意設立立法杜馬（Дума）並實行憲政。尼古拉二世贊成有限的改革，並責成維特擬定詳細的改革方針，10 月 17 日凌晨，沙皇在《整頓國家秩序宣言》上簽名，當日以詔書形式發布全國，又稱為《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七日宣言》（Манифест 17 октября 1905 года）或《十月詔書》。尼古拉二世宣佈俄國將施行民主立憲，確保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並保證立即舉辦國家杜馬的選舉，任何法律在杜馬的認可下才得以生效。原本沙皇預期藉此消弭反政府的輿論，不料適得其反，人民已不再相信政府，各地動亂頻傳。

動亂之中，他搶下敘事者的鴿子，狠狠賞他一個耳光，卡秋莎在一旁幫腔：「應該消滅這個民族，我見不得這個民族，還有他們臭烘烘的男人」（120）。敘事者承受不住重擊，應聲倒在地上，鴿子內臟從他的太陽穴滑至雙頰，細嫩的腸子在他的額頭蠕動，於是他閉上黏乎乎的眼睛，不願見到這個「又窄小又恐怖」（121）的世界，身心所受傷害可見一斑。當他跟蹤回到家，見到堂祖父的遺體和殘破的容顏，爾後隨著管院子的庫茲瑪來到收留親人的盧布佐夫（Рубцов）家。

〈初戀〉中的加莉娜（Галина）是稅務督察官盧布佐夫之妻，也是敘事者的初戀對象。猶太大屠殺當天，敘事者父親的店面被反猶人士搗毀，對猶太人向來友善的盧布佐夫收留他們。加莉娜替男孩清洗臉上污垢與血漬，要他勸一天都待在街上的父親回屋裡。敘事者在窗邊目睹父親跪在哥薩克軍人面前訴苦，而暴徒正在搗毀店舖，並撕毀他穿著中學制服照的新相片。「對十歲孩童而言，這種悲痛的程度實在太大」，以致他開始打嗝，而且怎樣也無法停止。他只能運用想像力，好忘卻鴿子與爺爺之死帶來的痛苦：「我想像自己是猶太自衛隊隊員，踏著皮靴，肩上扛著繫上綠繩的故障槍枝；我跪站在老舊的木頭圍牆旁掃射兇手們……老邁的槍枝攻擊力微弱，一口白牙的大鬍子向我逼近，我體驗到臨死前的驕傲感，仰頭在蔚藍天際中看到加莉娜……我展開想像的翅膀，好讓自己更痛苦、更熱烈、更無望地愛著盧布佐娃。」（127）

〈我的鴿子籠故事〉和〈初戀〉的故事都發生在 1905 年 10 月 20 日，透過敘事者孩童的視角，觀看猶太大屠殺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大屠殺導致他的家園毀壞、堂祖父橫死，但他心中真正在乎的，卻是朝思暮想的鴿子遭到打死，還有動亂中表現對「初戀情人」的愛慕之情。令人傷痛的歷史經驗，變成生活背景，居生命的次要地位。此種「抽象的敘事方法」（nonobjective narrative approach）有加強讀者對事件產生悲劇感受的效果。

爲了表現新世代的雙重認同態度，猶太作家經常透過兒童之眼進行敘事，因爲孩童的「受限聚焦」（narrow focus）是特殊「濾鏡」，將讀者置放觀看者身旁，看到大時代中糾葛的暴力與複雜人性，並做出自己對事件的看法。²⁷此外，孩童所面臨的抉擇，極可能引導他

²⁷ Hetényi, Zsuzsa. *Isaac Babel's Innovation in Narration in Russian-Jewish, American, and European Literary Contexts*.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75-176.

們走向新的民族自決 (self-determination)²⁸。巴別爾在《我的鴿子籠故事》中，即運用這一寫作方法。

在〈初戀〉的結尾，飽受驚嚇的敘事者並未因想像而停止打嗝。隔天早上家人帶他就醫，被醫生診斷為「精神病」(нервная болезнь)：「他囑咐盡快到奧德薩找專家治療，並要我在那裡待到溫暖時期，可以洗洗海水浴。」(130) 在母親的陪同下，敘事者告別度過童年生活的尼古拉耶夫城，投靠奧德薩的列維—伊茨霍克爺爺 (дед Лейви-Ицхок)。

2. 矛盾的地方與身份感受——〈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在地下室〉

誠如美國學者 T. Cresswell 所言，「地方不僅是世間事物，也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²⁹因此，人的身份認同與地方感受有直接關係。

〈我的鴿子籠故事〉和〈初戀〉以時間為主軸，由孩童視角觀看歷史事件；〈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與〈在地下室〉則從空間出發，敘述空間與兒童內心萌生的認同意識之關聯。這兩篇故事中，奧德薩城對敘事者認同意識的養成扮演重要角色。

奧德薩不僅是俄羅斯帝國時期猶太人口數量最多的城市，也是《我的鴿子籠故事》中多篇小說的場景。最早完成的〈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中，巴別爾運用十歲猶太小男孩的「陌生化視點」(the estranged viewpoint)³⁰觀察世界，以納入孩童視野的城市街道細節，建構了自己的「心靈故鄉」：

每週六上完六堂課，回到家已經很晚。步行返家的路程特別適合拿來做白日夢：一切如此親切美好。我認得許多招牌、房子上的石頭，以及商店的櫥窗。我特別瞭解它們，道理只有自己明白，而且我深信，我在它們身上看到了最主要、最神秘的部份，或者如同我們這些成年人所說：看到了事物的本質。一切都深刻烙印在我的心中。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提到店舖，我立刻憶起一塊門牌，上頭有模糊的金字，左下角有一道抓痕，還有梳著半屏

²⁸ 參見 Hetényi, Zsuzsa. Isaac Babel's Innovation in Narration in Russian-Jewish, American, and European Literary Contexts. p. 177.

²⁹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宏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頁 21。

³⁰ Sicher, Efraim. *Jew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between Hope and Aposta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77.

山的收銀小姐；我還會想起專屬於這個店面的氣息。我用這些店舖、人們、空氣、劇院海報建構自己的故鄉。至今我仍清晰記得，也能感覺它的存在，並且深愛著它。(131)

來到奶奶住處後，敘事者面對悶熱的房間，「總是覺得傷悲，很想掙脫，想要自由」(132)，和先前的愉悅情緒形成強烈對比。家庭對猶太人而言，是神聖的地方、生活的根本。為什麼一個十歲的孩童從室外（城市、開闊）空間進入室內（家庭、封閉）空間後，內心會衍生逃離的想法？這個問題，可從「格托」這個特殊空間，以及敘事者凝視兩個面向分析。

二度瓜分波蘭後，為防止境內猶太人散居四方，對社會產生影響，凱薩琳大帝於 1791 年頒布命令，在各地設置猶太居住區「格托」(гетто)。因此，「俄國人」的身份並未為猶太人帶來安定生活，後繼的沙皇甚至任意遷徙猶太人，避免他們因久居某地而形成勢力。³¹

「格托」的出現雖是歷史使然，但它一方面取決於猶太人居住地主民文化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則取決於猶太文化做為客民文化的內在因素。接受猶太人的有關當局以種種理由制定居住管理規範，以「格托」約束他們的行動。有趣的是，猶太人幾千年來四處飄零，始終懷有延續自身文化的使命感，「格托」便成為他們維持文化命脈的基地，因此，多數猶太人選擇群體生活，無形中與外在隔絕。在這種雙重隔離的環境中，猶太傳統價值觀世代傳遞，建構了特殊的「精神格托」。³²

在與他者不斷接觸的過程中，在他者的凝視下，自我的身份才得以成形，因此，身份的確立與「凝視」密切相關。³³〈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她黃濁的圓眼睛凝視著我，我翻動書頁，她追隨我的手，緩緩移動眼眸，對別人來說，這種緊迫盯人的眼神可能很沉重，但我已經習慣。」(133) 當俄籍家庭教師索羅金 (Сорокин) 到來，男孩看見「老太婆」冷峻銳利的目光尾隨教師的動作，因為奶奶對外人不感興趣。索羅金的內在感受也納入敘事者的視域之中：「身處在這個遙遠的房間裡，在安穩熟睡的狗

³¹ van de Stadt, Janneke. "A Question of Place: Situation *Old Shloime* in Isaac Babel's Oeuvre". *The Russian Review* 66 (January 2007). p. 37.

³² 詳參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頁 46。

³³ 參見張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構——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頁 182。

兒與充滿敵意監視他的老太婆之前，他（筆者註：索羅金）的感受非常奇異。」（134）

對猶太族裔而言，奶奶的凝視是「局內人」（insider）的凝視，但她只是一心希望孫子向學，冀望他未來能夠求得功名利祿；與外人接觸之時，她卻漠然以對。文中重複的「老太婆」，應是索羅金的內在話語，但敘事者卻認同了他人的評價，甚至知曉老師的內在感受。

然而，真正讓敘事者感到熟悉親切的，不是長輩的企盼，也不是猶太傳統的價值觀，而是俄國文學的衝擊，因為當他閱讀屠格涅夫的《初戀》之後，心生「奇異感受，一方面很想逃跑，另一方面又想永遠留在此地」（133）。由此可見，猶太長者的企盼與孩童認知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

就故事的情節發展而言，猶太人的生活細節（芥末冷魚）或奶奶講述的家族故事，都只是小說的背景，作家著眼於空間營造，將它一分為二，製造「戶外／室內」、「開闊／狹小」、「清涼／悶熱」的空間感受。這種「室內／室外」二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y）³⁴，敘事者關於猶太人／俄國人、親人／外人、過去／未來等概念的對比力度加強，因此面對猶太身份與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圍時，內心衍生「掙脫／自由」、「逃跑／停留」的矛盾感受。

〈在地下室〉也描寫敘事者室外（學校）與室內（家庭）空間的對比。地下室空間可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高爾基的劇作《在底層》（*На дне*）有文本上的指涉關係，予人封閉、陰暗、貧窮、瘋狂的聯想。

敘事者憑著豐富的想像力和優秀的口才，和班上名列前茅的馬克·博格曼（Марк Боргман）結為好友。在與博格曼的交往過程中，敘事者履履讚嘆同學家中華麗的陳設，以及女客身上閃閃發亮的鑽石。十二歲男孩因「別人家的富麗堂皇高興得心花怒放」（139），儘管家中有爺爺以猶太文寫成的手稿《沒有頭腦的人》（*Человек без головы*），以及各種語言的語法教科書和六十六卷的《塔木德》等「珍寶」（сокровища，但他對家庭背景感到自卑，因為他「出身的家庭與其他猶太家庭不同，酗酒是家族傳統，家人引誘過將軍的女

³⁴ 同註 31，p. 49.

兒，沒等送到邊境，就把她們拋棄了」(140)，爺爺列維—伊茨霍克當過拉比，因偽造文書被逐出城鎮，在鄰人眼裡是個瘋子，叔父西蒙—沃爾夫(Симон-Вольф)行爲乖僻，這樣一個「亂七八糟的貧窮家庭」(139)成爲男孩交友的阻力。

空間對比的對比突顯人物貧富的差異。作家以幽默口吻，描繪敘事者一開始情緒高昂地朗誦最喜愛的悲劇《凱撒大帝》(Юрий Цезарь)，並想像自己是主角之一的同時，突然看到叔父和友人扛著燈架與櫃子回家，他高聲朗誦劇中人安東尼的台詞，以壓住心中的不安和叔父的咒罵聲：「我使勁大聲朗誦，好壓倒世間一切的惡。我臨死前的絕望和凱撒已經完成的死亡融成一片」(145)；關在鄰居家的爺爺爲了幫助孫兒，掙脫束縛回到家中。混亂的場面使得驚嚇的博格曼落荒而逃。當晚敘事者趁家人熟睡之際，鑽進走廊的大水桶裡，想溺死自己以得到解脫。

巴別爾以有別於故事集其他篇章的敘事風格，在〈在地下室〉中呈現十二歲少年試圖刻意營造美好形象，借想像擺脫現實，以爲這樣就能與富商之子平起平坐，計謀失敗後，甚至想以自殺結束痛苦的生活悲喜劇。筆者認爲，雖然作家翔實刻畫青少年的心理與行爲，但地下室空間之「底層」象徵，才真正突顯小說的深層意義：如果猶太人是俄國社會中的邊緣族群，敘事者的家庭就是邊緣中的邊緣，來自傳統猶太家族的男孩，一心想與俄羅斯少年交好，表現潛意識對自我身份的否定。而閱讀與想像，成爲他掙脫居住的地下室／生活底層的方段。

3.自我意識的覺醒——〈覺醒〉、〈迪·格拉索〉、〈莫泊桑〉反映的文化認同

人自出生後，即開始吸收所處地方的文化系統，進而認同所從出的文化，養成價值觀與世界觀，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認同。換句話說，文化認同也可視爲人的「文化自我」(cultural self)之表現。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認同建立在分化、差異甚或對立基礎上，是多重的選擇過程。那麼，巴別爾如何表現筆下人物的文化認同？

家庭是人出生後首先接觸的環境，對價值觀的養成至關重要。世世代代漂泊離散的老輩猶太人對年輕世代充滿期望：老奶奶認爲只要孫子用功讀書，就能獲得令人稱羨的社經

地位（〈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父親對具科學天份的兒子寄望很高，希望有朝一日家族因他的成就時來運轉，變成「世上最強盛、最富足的家庭」（〈我的鴿子籠故事〉）；奧德薩的猶太家長們送子女學音樂，把孩子們當成「樂透彩」，拿「小孩子的身子骨做賭注」，希望成為閃耀世界樂壇的神童，連已經滿十三歲的、早已超過「神童」年齡的敘事者，因為個子矮小，「足以冒充八歲孩童」，還是被送去學小提琴（〈覺醒〉）。

父輩的期望呈現猶太社會普遍的病態特徵：冀望孩子達到他們無法企及的社會地位與名聲。敘事者父親以小店舖營生，年邁的爺爺精神不正常，叔叔西蒙—沃爾夫動輒打罵妻子，是不折不扣的怪人。以色列學者巴爾—約瑟夫認為這種「文化落後」的家庭抑制孩子感官的活力，使其性格呆板、暴戾，這類主題和猶太文學中譴責宗教文化壓抑生命需求的母題不謀而合，也是猶太社群半調子的同化讓他們生活在此困頓之中。³⁵而這正是敘事者「總是覺得傷悲，很想掙脫，想要自由」的真正原因。

文學才是敘事者真正的志趣，也是他獲得自由的途徑。自小愛讀書的他想像力異常豐富，「除了書裡的東西，還加進許多自己的東西，想像增加了情節的緊張性，改變了故事結局，使開場和結尾的聯繫變得更隱密」（〈在地下室〉，137）；「練習小提琴時，把屠格涅夫或仲馬的書放在譜架上」（〈覺醒〉，148）；他閱讀屠格涅夫的《初戀》，當下內心悸動不已：「小說中的一切我都很喜歡，清楚的文字、描寫、對話，讀到弗拉吉米爾的父親拿鞭子抽季娜伊達的臉頰時，我的心激動不已。我聽到鞭子的響聲，他柔軟的身體強烈地、讓人感覺痛楚地、瞬間滲入我的體內。」（〈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133）這一瞬間，主角有了既想逃離，又想永久留下的衝突感受，而且在書寫的當下，才終於明白這種怪異的感受對他而言，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在與異質文明交際的過程中，「一個必然出現的文化事實是猶太人與居住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化認同」，也就是說，「猶太人與居住地文化之間建立了通約性聯繫，在行為與心理上所呈現的部份趨同傾向和『共振現象』。」³⁶巴別爾的童年故事集當中，清晰描繪敘事者趨向異質文化的特質。

³⁵ 參見 Bar-Yosef, H. "On Isaak Babel's *The Story of My Dovecot*." *Prooftexts*, 6.3, (1986): 269.

³⁶ 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頁 58。

本小節分析的三篇小說之敘事者試圖逃離自己所屬的猶太世界，以及因領土、經濟與社會限制而形成的「格托精神」(ghetto mentality)³⁷。〈覺醒〉中有另一個細節，更清楚地表現敘事者想要逃離封閉社群、傳統束縛的動機。他對音樂不感興趣，總是逃課到港口閒晃，而防波堤下的激浪使他和「散發著大蒜氣味和有著猶太命運的家越來越疏遠」(150)，他渴望學會游泳，但祖先的「恐水症」讓他不斷往水底沉去，但他死命掙扎，一直要到整個肚子灌滿海水，才肯回到岸邊——回到置放小提琴和樂譜的地方。敘事者所言「童年時，我受革馬拉律法的束縛，過著聖哲的生活，長大後卻開始爬樹」(150)的自我定義，同樣反映他對外在世界的嚮往。

除了閱讀，敘事者還開始寫作。在《奧德薩新聞》(Одесские новости)的校對員斯莫利奇(Ефим Никитич Смолич)批評他「缺少對大自然的感情」(151)後，他苦澀地想：「他們(父母——筆者註)在想什麼？……在想怎樣拒付支票，在想米沙·埃爾曼的花園別墅……」(152)此處除了指陳敘事者和父母價值觀相異之處，也表明此時他才真正「覺醒」：「月光靜靜地照在不知名的灌木上和樹上……暗處，鳥兒叫了一聲就不響了，大概入睡了……這是什麼鳥？傍晚常有露水嗎？……大熊星座在哪兒？太陽從何方升起？博布卡孀孀緊緊拉住我的手，怕我溜掉。她的擔心是對的，我是想逃跑。」(153-154)

對於認識萬物並體驗生活的渴求讓敘事者醒覺，演員迪·格拉索(Ди Граcco)則讓他見識到藝術的力量。義大利悲劇演員迪·格拉索的劇團在奧德薩演出西西里民間劇，原本不被敘事者的老大——專賣黃牛票的科利亞·史瓦茲看好，因為獨特的演出方式，被《奧德薩新聞》譽為「本世紀最驚人的演員」，之後他還演出《李爾王》、《奧塞羅》、《終身褫奪公權》，以及屠格涅夫的《食客》，「用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證明，充滿崇高激情的狂暴，比沒有歡樂、循規蹈矩的安寧更真實、更有希望」(156)。格拉索的表演感染了史瓦茲之妻，她主動要求丈夫歸還敘事者典當給他的金錶。當男孩緊緊攥著手錶，突然看到周圍一切的真實面貌——「幽謐和難以言論的美」(158)。

除了俄國文學、義大利民間劇，法國文學也給敘事者震撼教育。〈莫泊桑〉描述敘事者

³⁷ Sicher, E. *Style and Structure in the Prose of Isaak Babel*. Columbia: Slavica Publishers, 1986. p. 86.

於 1916 年冬天拿假護照來到彼得堡，身無分文的他幸得俄語教師卡贊采夫（Казанцев）收留，在老師的介紹下，他協助出版社老闆娘拉伊莎（Раиса）修改莫泊桑作品譯文，在小說結尾，敘事者和拉伊莎共飲 1883 年份的麝香葡萄酒，當他清醒過來，閱讀梅尼阿爾（Эдуард де Мениаль）所著《莫泊桑生平與創作》，得知偶像於四十二歲死於精神病院，當下內心一陣抽緊，「感受到真理的預兆」（176）。

這個真理是什麼？俄裔美國學者卓爾科夫斯基（А. Жолковский）從 1883 年份的葡萄酒中發現隱含的密碼：情愛、翻譯與死亡。從小說故事看來，1883 年這個年份只能說明這瓶酒很昂貴。若就莫泊桑生平與創作來說，他正好於 1883 年完成〈哈里埃特小姐〉，且此時正值創作顛峰期。不僅如此，莫泊桑於 1883 年滿三十三歲，正好是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年紀。而 1883 年裝瓶的麝香葡萄酒，在小說故事時間「一九一六年冬天」，正好也滿三十三年。

眾所皆知，葡萄酒在基督教徒的潛意識中，與耶穌的聖血有直接關聯。因此，小說的基督教意涵也隱藏在拉伊莎用來形容酒的修飾語「珍藏的」（заветный），這個詞語不只暗示「禁止的」（запретный），也可引申為「新約的」（ново-заветный）³⁸。當敘事者與拉伊莎將第五杯酒獻給莫泊桑之後，他探身想吻拉伊莎，後者「緊靠在牆上，裸露的雙臂張開。她的手臂和肩膀露出一個個斑點。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諸神中，這是最富有魅力的」（174）。

如此一來，小說的深層結構中有兩個「偽耶穌」（квази-Иисус）：莫泊桑與拉伊莎。這顯示葡萄酒引領敘事者離開原本投靠的俄國東正教價值觀，轉向異國的、歡愉的多神觀。所以當敘事者領到第一筆翻譯預付款，與友人狂飲後，咒罵托爾斯泰是「縫了一件信仰棉襖」（171）的伯爵，而莫泊桑小說〈表白〉中男主角波利特和作家的生活方式，則成為他現實生活的「真理」。也就是說，如果浸潤於異國語言、文學，便能將異國變為祖國，那麼，法國無疑成為敘事者的祖國，莫泊桑的美學風格與生活態度，則成為他終身信奉的圭臬。

³⁸ 詳參 Жолковский А.К., Ямпольский М.Б. *Бабель / Babel*. – М.: “Carte Blanche”, 1994. – С. 79-80.

4.誰的自己人？——〈道路〉

童年故事集的末篇小說〈道路〉描述的事件發生於十月革命之後，無論故事時間與主題選擇，都與《我的鴿子籠故事》中其他的小說迥異，表現作家對戰亂期間的「集體暴力」³⁹的看法。

進入青年時期的敘事者離家前往彼得格勒，同臥舖包廂的乘客有前往柳邦（Любань）投靠鐵路工兒子的老太太，以及帶著新婚妻子到彼得格勒任教的葉古德·維恩伯格（Иегуд Вейнберг）。途中遇到證件檢查，當檢查證件的電報員看了由盧那察爾斯基署名的委任狀，從皮襖裡掏出毛瑟槍朝維恩伯格臉上開了一槍，「女人柔軟的脖子瞬間腫脹，但她沒有出聲」⁴⁰。敘事者不僅目睹士兵殺死猶太人的暴行，也被趕下火車搜身，隨身盤纏被收刮一空，連腳上的靴子和上衣都被脫下，接下來的路程也飽受槍擊的威脅，表現革命後俄國境內持續的反猶暴力。

此外，該篇小說亦反映革命後猶太人從外省的犧牲者走向首都權力中心的路徑。

歷經一番波折與生命危險後，敘事者終於抵達彼得格勒，來到亞歷山大三世的阿尼奇科夫宮（Аничков дворец），找到舊日同袍卡盧金（Калугин）。梳洗完畢後，敘事者穿上亞歷山大三世的長袍，和卡盧金享用完沙皇的菸捲和雪茄，觀賞瑪麗亞皇后房間的物件，以及尼古拉二世的玩具和其他皇室親友的物品，直到天亮前「也沒能看完這部慘淡的、走上滅亡之路的編年史」（182）。

在卡盧金的引薦下，敘事者成為蘇維埃的「自己人」，進入肅反委員會（чека）工作，在原彼得堡市政大廳裡開始「翻譯外交官、縱火犯和間諜的口供」，不到一天的時間，就覺得自己擁有一切：「衣服、食物、工作和同志，忠於友誼、生死與共的同志，除了我國以外

³⁹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В вывихнутом мире (О «Конармии» и «Одесских рассказах» И. Бабеля. – С. 67.

⁴⁰ 在麥克達夫（David McDuff）的英譯本中，有一段俄文版沒有的描寫：電報員開槍後，他身後的男人在其示意下，解開死者褲子拉鍊，用小刀切下他的生殖器官，將它塞進妻子的嘴裡，並對她說：「你們不吃不潔之物，就吃點符合猶太教的清淨食物吧」，於是「女人柔軟的脖子瞬間腫脹」。參見 Babel, Isaak. *Collected Stories*. Translated by David McDuff.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p. 81. 筆者參考三個俄文版本，都無這段描寫，因此無法確認英文譯者究竟採用何種版本，又或純屬過度詮釋。但阿文斯的論文〈以薩·巴別爾與猶太人的革命經驗〉中，也提到了這個場景，詳見 Avins, Carol J. "Isaac Babel and the Jewish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in Freidin, Gregory (ed.) *The Enigma of Isaac Babel. Biography, History, Contex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6.

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同志」。敘事者逃離猶太身份，進入蘇維埃場域，「精神充實、充滿歡樂的美好生活」（183）於焉開始！

四、結論

認同是一種流動的身份追尋過程。猶太民族長久以來生活在不同的異族之間，不斷經歷「淡化→轉化→再確認」的身份演變，形成強烈的認同情結。而那些已經獲得居住地文化的某種認同，實現「身份再造」的猶太人，無疑具備了「多重的文化身份」⁴¹。在《我的鴿子籠故事》結尾的〈道路〉一文中，即表現了敘事者的身份再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無論在身份或文化上，《我的鴿子籠故事》敘事者一心想逃離自身族裔與文化，向主流（俄羅斯）或異國文化靠攏。這本以第一人稱寫成的小說集描繪的許多事件與生活環境，都和作者巴別爾的真實生活重疊，因此許多評論者視其為自傳性色彩濃厚的作品。⁴²席舍（E. Sicher）則認為，童年故事集嚴格說來並非自傳，卻完美地結合了自傳性與藝術虛構性，「自由地以俄國革命前成長在猶太家庭中的男孩視角複現巴別爾本人的生活事實」⁴³。筆者亦認為巴別爾的文本反映其認同意識，但必須將視角拉高，從作家整體的創作來觀看其間之關聯。

《我的鴿子籠故事》多數篇章完成於《奧德薩故事集》和《騎兵軍團》之後，卻是這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序幕」。如果童年時期的敘事者巴別爾一心渴望脫離猶太根源，那麼，待他成年後真正進入主流的非猶太社群，卻發現自己仍是一個「局外人」，因此只能不斷地游離在兩個世界中，並在身份的兩極擺盪。這種認同的衝突，應是〈道路〉中喜迎「美好生活」的敘事者始料未及，同時也成為《紅色騎兵軍》的敘事者柳托夫如影隨形的痛。

誠如馬爾基什（Ш. Маркиш）所言，巴別爾展現了俄國猶太文學的特點，為猶太文學

⁴¹ 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頁 60。

⁴² Erlich, Victor. *Modernism and Revolution: Russi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9.

⁴³ Sicher, Efraim. *Jew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between Hope and Apostasy*. p. 77.

在蘇聯時期俄國文學中奠立了發展路線與重要角色。⁴⁴筆者認為巴別爾在俄國文學中的定位不僅如此。他大膽觸及革命、內戰、族群等議題，提供豐富的語言風格、社會文化之研究材料，是瞭解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俄國文學重要的一環，值得投入更多關注。

⁴⁴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С. 11.

參考文獻

專書

- Бабель И. История моей голубятни // Бабель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СПб.: Азбука, 2012.
- Жолковский А.К., Ямпольский М.Б. *Бабель / Babel*. – М.: “Carte Blanche”, 1994.
- Ли Су Ен.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Конармия»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Поэтика цикла. – СПб.: Мирь, 2005.
-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М.: «Михаил Щиголь», 1997.
- Шкловский В. *Гамбургский счет: Стать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эссе*. –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 Erlich, Victor. *Modernism and Revolution: Russi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etényi, Zsuzsa. *In a Maelstrom: the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prose, 1860-1940*.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Sicher, E. *Style and Structure in the Prose of Isaak Babel*. Columbia: Slavica Publishers, 1986.
- Sicher, E. *Jew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between Hope and Apostas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宏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 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二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伊凡斯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台北：巨流，2009。
- 張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構——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黃陵渝，《猶太教學》。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出版社，2000。

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專書篇章與期刊論文

Белая Г. Трагедия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 Бабель И.Э.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 т. Т. 1: Рассказы;*

Конармия: Цикло новелл;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Альд,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Гандлевский С. Гибель с музыкой (о Бабеле) // *Знамя*. 2009. № 9.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В вывихнутом мире (О «Конармии» и «Одесских рассказах» И. Бабеля //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С веком наравн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М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05.

Платонов О.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5. № 3.

Сухих И. О звездах, крови, людях и лошадях. 1923-1925. «Конармия». Бабель // Сухих И.

Книги XX века: руссчкий канон: Эссе.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

Avins, Carol J. “Isaac Babel and the Jewish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in Freidin, Gregory (ed.)

The Enigma of Isaac Babel. Biography, History, Contex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r-Yosef, H. “On Isaak Babel’s *The Story of My Dovecot.*” *Prooftexts*, 6.3, (1986).

Briker, Boris. “The Underground of Benia Krik and I. Babel’s *Odessa Stor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36:1/2 (1994: Mar. / June).

Carden, Patricia. “Chekhov, Babel and the Lesser Tradi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 3, No. 2 (Autumn, 1973).

Hetényi, Zsuzsa. ‘The Child’s Eye. Isaac Babel’s Innovations in Narration in Russian-Jewish,

American, and European Literary Contexts’ in Freidin, G. (ed.) *The Enigma of Isaak Babel: biography, history, contex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Karlinsky, Simon. "Nabokov and Chekhov: the lesser Russian Tradition." *TriQuarterly*, No. 17. (Winter, 1970).

Safran, Gabriella. "Isaak Babel's El'ia Isaakovich as a New Jewish Type." *Slavic Review*, Vol. 61, No. 2 (Summer, 2002).

Stanton, R. "Identity Crisis: The Literary Cult and Culture of Odess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ymposium: A Quarterly Journal in Modern Literatures*, 57.3, (2003).

van de Stadt, J. "A Question of Place: Situating *Old Shloime* in Isaac Babel' Oeuvre." *The Russian Review* 66 (January 2007).

吳錫德，〈「非我」與「求異」——談「陌生」書寫之必要〉，《世界文學》創刊號。台北：麥田，2001，頁 18-35。

鄔定嘉，〈寫實與虛構之間——巴別爾的《騎兵軍團》〉，《俄語學報》，第五期，2002 年，頁 235-254。

謝春豔，〈《騎兵軍》與巴別爾的雙重文化情結〉，《俄羅斯文藝》，2009 年，第一期，頁 61-65。